



西安城隍庙

◎羌松延



▲宣统三年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所标酒店北街城隍庙。

西安城隍庙，原地处酒店老街最北端，为一组道教观之一。居中的祖师殿为歇山顶式建筑，耸立在近两米高的平台上，祖师殿两侧有配殿各一，右为文昌宫（含魁星楼），左为城隍庙。查宣统三年（1911）通州地图，酒店街寺庙仅标一处“城隍庙”。多年后拆除道观时，曾见祖师殿横梁刻有“徐百通捐赠，道光元年”字样，或同为城隍庙建造时间。

酒店街老人李福进（1925年生）曾有回忆：城隍庙与祖师殿平排，位于西侧，中间以墙隔开，两边有厢房数十间。祖师殿高大，城隍庙稍小。清末民初，有道士韩鸿书等，其后至解放初有道士两人：住持张习芳与徒弟“省侯”。人们习惯喊徒弟为“小道士”。

据“小道士”之子吴新国介绍，其父吴涤尘，五窑人，生于1932年，1945年到城隍庙。城隍庙与祖师殿一样，有一层半高，三间大屋，七柱着实，屋内宽敞无隔墙，地基稍矮于祖师殿。庙内按例设供的城隍老爷和城隍太太，均为木雕坐像。吴还讲到，西安的城隍庙供奉的是双太太，即在城隍菩萨两边各有一位太太。至于为何有此特例，他也不明所以。

因该城隍庙早被拆除，如今仅有部分年长者尚存一点印象。年逾八旬的张云鸾老人是当年的西安小学学生，虽在祖师殿大殿内上课，但因高墙阻隔，平时竟没去过城隍庙。大概在1954年，学校为排练节目借用隔壁场地，好奇的她曾在休息时拉着同学去看了城隍娘娘的小脚。

城隍庙虽小，但信众颇多。加上民间盛行城隍老爷能治病、驱邪的说法，城隍神于是就扎根在当地百姓心中，代代不衰，香火鼎盛。仅吴浦云的记载就有：1919年3月，因母病危而“至酒店城隍庙”；1931年12月，其生父病情加剧，吴家“在城隍庙求仙方，并请城隍神来”；1946年农历二月十二，其岳母“赴城隍庙求仙方”；四月初四，吴妻又“率泰孙（按：即吴之泰）至城隍太太处寄名，名瑞

珍”。即使到解放后仍记有“市上较为热闹，城隍庙焚香者较多”等语。

不过，最热闹的日子还是城隍出巡（亦称出会、迎神赛会）这一天。如1932年农历十月初一，“神舆出南市，经区公所前至姜露坟场，……走高跷者五人前导”；1940年农历十月初一，“城隍会似热闹，经过姜家园、单家桥、徐家桥、王家桥、郭家桥而至姜氏义冢再返庙，途径之长，为向所未有”；1947年农历七月半，“镇上城隍神轿出会，农民看仪仗，随神轿后过市，态至诚恳”。所记多为城隍出巡，信众虔诚簇拥的场景。

城隍老爷平时端坐于大堂上，接受顶礼膜拜，每到出巡之日就身着盛装被抬出庙门，到街市村庄巡游，据说是体察民情，惩恶扬善，祭祀无主孤魂，使地方百姓平安康泰。据旧报记载，西安城隍每年出会三次，分别是清明节、中元节（七月半）和十月朝（十月初一，即寒衣节）。以1918年为例，因清明阴雨而改期的城隍出会于三月初一举行，当日下午，西安小学停课，校中有教师与居民“登魁星楼眺望”，据载“登楼四顾，乡人之率儿携女赴（城隍）庙焚香者纷来沓至”；七月半这天，“庙中行迎神赛会，登奎楼（按：即魁星楼）略观”；在延期举行的十月赛会上，吴浦云等人再次“登奎楼观会”，且记有西安校“学生多扮作古人站肩，祝生扮一女子，尤可怪也。偕（张）鸣山等游于市，绕市后行至姜家油榨而止，舞龙灯者兴高采烈，奔驰舞蹈于姜氏宅前。返立巡警局前观会”。

遇到特殊年份，那就更加热闹了。1917年曾有报道：“西安市城隍，向例于中元节出巡，名为祭祀会。四乡农民因今年田禾畅盛，已现丰年之兆，一般红男绿女，均进庙拈香为酬神之举。故今年庙中香烟较往年为尤盛焉。”次年农历十月初一，遇阴雨而停办赛会。结果，因“乡下年岁丰熟，均欲酬神致谢。庙中住持与庙董等商议，改期于十二日出巡。是日天气晴朗，乡人悉上街进庙拈香。午后，街上人山人海，途为之塞。会上，各式执事亦极整肃鲜明，

▼1918年11月19日《通海新报》报道西安城隍出巡。



淘可观焉”。除了丰年酬神外，每当灾疫之时，人们也会借此求神。1919年农历十月，由于当年夏季“时疫流行，患病家属向庙中许愿，集成巨款，添置各式仪仗，殊觉新鲜可观。是日，该处来市观会者，途为之塞，颇极一时之热闹”。

1916年十月朝前后，因连日阴雨阻滞，原定的出巡没能举行，西安各商家也门可罗雀，经营惨淡。于是，镇上“商人为生意起见，要求庙僧向各店醵钱，于十七日复行举赛”，结果，“是日红男绿女，往来不绝，非常热闹”。放眼当下，各地放大招、促消费、活经济的做法，竟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作为西安地区的一处重要宗教场所，城隍庙也曾留下历史记忆。1914年7月，鸦片禁令日严一日，县长为此设立新民戒烟局。随后，西安花布董事冯筱亭及区员保祝平、行商戴啸仙积极响应，“借该镇城隍庙空屋设立戒烟局一所，其简章仿照通城办理，开办经费由冯君一人担负”。西安城隍庙善待佛道信众，有佛道融合的传统，是当地及周边佛道信众的弘法之地。如1938年11月，顾益三、刘秉衡等人曾“在郡庙参加佛七”，并向西安等地民众“宣传佛法，心甚热烈”。1943年10月，“反清乡”斗争中，西安区长印建强要求祖师殿、城隍庙等高大建筑“须即日全部拆毁，又西安镇所有楼房亦须拆毁，以免为日方利用驻扎”。经吴浦云等人努力，祖师殿、城隍庙得以保留，而酒店街楼房及“西安小学校舍被民兵拆毁”。南通解放后，城隍庙被用作集会场所。如1949年2月，全区曾“开民众会于城隍庙，乡民来会者数千，甚为热闹”。1958年，城隍庙与祖师殿同时被拆除，西安小学得以扩建。

如今，吴新国除在老屋前铺地所用云纹金山石为城隍庙大门残件外，还存有其父亲留下的签书、地藏经、消灾经各1本，而所存一对锡制狮子滚绣球摆件，绣球与狮尾如今仍可拨动自如，制作甚为精致。这些都是西安城隍庙不可多得的遗物。

小镇轮船站

◎程太和

老家所在地有两座轮船站，一是丁所集镇上的丁所轮船站，二是集镇向东9华里处的堡河口轮船站。集镇上的轮船站很正规，有专门的旅客上下船码头，有售票处，有候船室。乡下的轮船站只有一个土码头，上下船要从跳板上经过。百姓习惯将轮船站称为“轮船码头”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大凡轮船站都有石驳的、砖砌的或泥土夯实的水边码头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从海安开往南通、掘港、大中集（今属盐城市大丰区）的轮船都经过丁所、堡河口轮船站。从海安开往南通的轮船先经通扬运河，再转折栟茶运河，到达堡河口后拐弯向南驶入丁堡河，到丁堰后又进入通扬运河，最后开到南通城区西北濠河边轮船码头。海安、南通间为对开航班，海安至南通沿途停靠的轮船站有洋蛮河、西场、丁所、堡河口、雪岸、丁堰、林梓、白蒲、平潮、唐闸，最后至南通城区。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，此航线到达堡河口后还拐弯向北驶向李堡带客，然后再从李堡向南至南通。那时，从海安到达南通的票价是1.20元，到丁所的票价是0.25元，到堡河口的票价是0.30元。晚上7时，轮船从海安始发，9时30分到丁所，10时到达堡河口（有时到早了，等到时点再开；到晚了，旅客就慢慢地等候。枯水季节，由于搁浅等原因，晚点是很正常的事）。那时，百姓家中大多没有时钟，但轮船快到堡河口码头时，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笛声响了，我们就知道，快10点了。此时，如果小孩还没睡觉，大人一定是要催着小孩睡觉的。

那些年头，丁所集镇的轮船站是极其繁忙的，海安东乡的李堡（起初，海安开往南通的轮船未绕道李堡带客）、角斜、东台的唐洋、新街、弶港、三仓等地的百姓去南通、上海及苏南等地都从丁所乘船。那时，苏州、无锡等地下插到东台、大丰等地的知青也很多，他们从苏南乘船到南通，再从南通乘船到丁所，从丁所再乘船去大中集（大丰）。丁所轮船站整天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还有些小商小贩也穿插其中。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市场逐步开放，贩鸡蛋、贩家禽到上海的人特别多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就曾跟姨哥乘船去上海闸北某菜市场贩运鸡蛋，4篓子鸡蛋，我们一人照应2篓，一点小差也不能开，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，船上贩运禽蛋的人多，到处都是鸡屎味。那次从上海回来，我立志一定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随着公路运力逐年强大，轮船的乘客越来越少了。1985年，南通轮船公司只开南（通）李（堡）、南（通）海（安）线。1987年，海安水上客运全部停办。